

## 亲子共读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理论重构 ——基于“阅读循环圈”理论的分析

张芳（武汉文理学院教育学院）\*

**摘要：**为回应亲子共读在家庭真实情境中普遍存在的“易发生、难持续、难改进”问题，本文以钱伯斯“阅读循环圈”理论为分析基底，采用文献研究与逻辑推演相结合的理论分析与概念建模路径，系统梳理亲子共读“选书—阅读—回应”的应然闭环及其运行条件。研究指出，家庭共读中普遍存在选书断裂、阅读断裂与回应断裂三类结构性障碍，并呈现其与家长“有协助能力的大人”角色生成、外部支持系统不足之间的关联机制。针对经典三环模型在家庭场景中反馈难沉淀、经验难复盘、优化难前置的局限，本文提出以“回应机制化”为核心的五环循环圈模型/框架，将“选书—阅读—回应”扩展为“选书—阅读—记录—反思—计划”的连续闭环，从而把回应由即时表达提升为可沉淀、可诊断、可决策的过程性反馈治理机制。最后，本文提出可供后续实证或行动研究检验的理论命题，为家庭阅读指导与学前教育机构的家长支持方案提供结构化依据。

**关键词：**亲子共读；阅读循环圈；五环循环圈；回应机制化；家庭阅读

---

\* 张芳，武汉文理学院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早期阅读、儿童文学，E-mail: 394960388@qq.com。

## I.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亲子共读作为学前阶段重要的家庭阅读形态，被普遍认为对儿童语言发展、阅读兴趣培育与亲子情感联结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从实践效果看，亲子共读在不同家庭中的发展呈现显著分化：少数家庭能够形成稳定习惯并实现质量递进，更多家庭则反复经历“读不下去、读不深、读完就散”，共读活动易碎片化、难延续、难改进。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倡导与资源供给，比如阅读节、亲子打卡、书单推送、阅读空间建设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开始共读”的门槛，却未必能转化为“持续共读”的能力。其关键原因在于：不少家庭获得的是“去读”和“读什么”的外部动员，却缺少将每次共读经验转化为下一次共读决策依据的过程支持机制，导致共读一旦遭遇选书不适配、互动不顺畅、儿童兴趣波动等情境扰动，家长难以定位问题、沉淀经验并进行策略调整，从而使共读停留在短期热情或任务化打卡层面。换言之，政策推动之下仍“难持续”，往往并非单纯源于时间与资源不足，而与家庭场景中“回应—反馈—再启动”机制薄弱密切相关。

既有研究围绕亲子共读的价值、策略与影响因素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整体上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推进之处：一方面，对话式阅读等研究与干预更侧重阅读当下的互动技巧，比如如提问、复述、扩展、共情回应，家庭阅读环境研究则多聚焦资源投入与结构变量，比如如藏书量、阅读氛围、家长教育水平等，相关实证研究也常以词汇量、阅读理解、亲子关系等结果变量作为评价重点；这些研究为提升共读有效性提供了重要启示，但相对缺少对亲子共读作为“多环节耦合的过程系统”如何形成自我强化闭环的机制解释。另一方面，实践困境常被直接归因为家长能力不足或资源差异，却较少在结构层面回答“问题发生在哪一环、如何沿环节传导、何以导致循环失效以及如何修复断裂”，从而使建议易停留在“增加投入、改进技巧”的单点处方，难以回应“为何难以坚持、为何难以改进”的系统性难题。基于此，本文拟从“闭环机制与断裂修复”的过程视角，推进对亲子共读持续性与可改进性的解释。

钱伯斯“阅读循环圈”理论为上述分析提供了重要工具。钱伯斯在《打造儿童阅读环境》中提出，阅读并非线性推进，而是由“选书—阅读—回应”三个环节首尾相贯、循环往复构成闭环，其中“回应”可理解为读者的反应/反馈，是驱动下一轮阅读再启动与优化支持的关键节点<sup>[1][2]</sup>。相关阅读推广研究亦强调“反馈回收”“了解读者回应”对维持循环与改进支持策略的重要性<sup>[3]</sup>。在亲子共读情境中，已有研究尝试以“选书—阅读—回应”分析家庭共读过程，并提示回应策略差异会显著影响互动效果<sup>[4]</sup>。但经典三环模型更多面向个体阅读经验，其在亲子“双主体协同”的家庭情境中如何实现经验沉淀、问题复盘与策略前置，仍需进一步的机制扩展与理论重构。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与理论线索，本文围绕亲子共读的闭环运行与断裂修复提出三个研究问题：

(1) 亲子共读中“选书—阅读—回应”的应然结构如何构成可循环的过程闭环？(2) 在家庭情境

中，该闭环通常在哪些环节发生断裂，并呈现何种现实困境及其生成机制？（3）在断裂诊断基础上，如何对经典“三环机制”进行面向家庭实践的扩展与重构，并提出可供后续研究检验的理论命题？方法上，本文采用文献研究与逻辑分析相结合，并引入比较视角，检视“阅读循环圈”理论在亲子“双主体协同”场景中的适配性与适配缺口。本文的创新在于以阅读循环圈为主线，将亲子共读纳入“应然结构—现实断裂—机制重构”的解释链条，突出“回应”在家庭共读持续发展中的反馈枢纽地位，尝试将回应由即时交流提升为可沉淀经验、可诊断问题并可反哺下一轮共读决策的机制环节，从而为家庭阅读指导与公共支持体系提供更具结构性的分析框架与改进路径。

为避免术语混用，本文对核心概念界定如下：第一，“亲子共读”指家长与儿童围绕文本共同参与的连续过程，至少包括协同选书、互动阅读与读后回应三个基本环节。第二，本文统一使用“选书”指代读物选择与共读目标的协同决策过程。第三，本文所称“回应”既包括阅读过程中的即时回应（如追问、共情、扩展），也包括阅读结束后的延展回应；其中“回应机制化”特指将读后回应扩展并流程化为“记录—反思—计划”，以形成可进入下一轮选书与阅读决策的过程性反馈回路。

## II. 理论基础与研究述评

阅读循环圈理论由钱伯斯系统提出，其基本框架由“选书—阅读—回应”构成，并强调阅读活动的关键不在于单次完成，而在于三环之间能否形成可持续的循环：选书决定阅读进入何种资源与主题边界，阅读生成体验与意义建构，回应将体验外化为可交流的表达与反馈，并反向影响下一轮选书与阅读方式，从而推动阅读在循环往复中实现螺旋式提升<sup>[5][6]</sup>。在相关研究的概括中，三环也被表述为“选书、读书、反馈”三个支点，只有三者保持流动与互相牵引，闭环才可能稳定运行<sup>[2]</sup>。在阅读推广与阅读服务研究中，阅读循环圈已被广泛用于学校、图书馆等场域的阅读指导与活动运行分析，研究普遍强调“回应”的枢纽地位：通过交流、评鉴、回收反馈等方式，识别读者需求与活动成效，为后续选书、导读与组织策略提供依据<sup>[5][6]</sup>。这一理论进路为将阅读理解为“过程—反馈—再组织”的系统提供了较强解释力，但其经典形态主要面向个体读者与机构支持场景，在迁移到家庭亲子共读时，需要进一步处理双主体协同、日常碎片化与过程信息难沉淀等问题。

亲子共读研究长期关注互动方式、家庭阅读环境与儿童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强调共读中的对话互动与情感支持对儿童语言、理解与阅读兴趣的重要作用；其中，对话式阅读等研究取向突出通过提问、扩展与反馈提升儿童参与度，本质上也是对“阅读—回应”耦合关系的强化。国内研究亦提示亲子互动质量、家长支持方式与儿童投入程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sup>[7]</sup>。但从机制建构角度看，现有研究仍较多停留于环节性策略与经验性归因：一方面，选书、阅读互动与读后交流往往被分散讨论，缺少以“选书—阅读—回应”为主轴的闭环解释；另一方面，家庭共读中的常见困境（如选书失配、互动弱化、读后缺乏复盘与再启动）虽被反复描述，却较少被置于同一过程系统中揭示其“环节断裂—反馈失灵—循环难以自我强化”的生成机制。因而，如何在阅读循环圈框架下，进一步解释亲

子共读闭环何以失效、断裂如何连锁传导，并据此提出更具可操作性的机制重构方案，构成本文理论分析的切入点与必要性。

### III. 亲子共读的内在逻辑：“选书-阅读-回应”的应然结构

“选书-阅读-回应”作为阅读循环圈理论的基本结构，为理解亲子共读的高效运行机制提供了清晰框架。理想状态下，家庭亲子共读应在三个环节实现良性循环，各环既有独立功能，也互为后续环节提供基础与动力。

#### 3.1. 选书：以儿童为本位的“协同选书”机制

在“选书-阅读-回应”的阅读循环中，选书不仅是共读活动的起点，更是决定儿童是否愿意进入阅读情境、能否保持投入并形成积极阅读身份认同的关键门槛。高质量的选书并非简单的购书或由成人指定读物，而是一项以儿童兴趣与发展水平为基础、兼具情感动员与目标预设功能的过程性决策：它既要在内容与难度上匹配儿童的年龄特点、经验结构与理解能力，也要能激发好奇心与探索欲，从而为后续阅读互动与读后回应提供更充足的心理能量与话题资源<sup>[8][9]</sup>。因此，选书环节的质量往往直接影响亲子共读能否从“被安排的任务”转向“主动参与的文化实践”，并在循环推进中形成可持续的阅读习惯。

在亲子共读情境下，选书尤其应强调“双主体协同”的过程属性。已有研究指出，父母的选书行为既是阅读资源进入家庭的入口，也是儿童阅读兴趣塑造与自主阅读能力生成的重要支点<sup>[5]</sup>。但这种“支点”不应表现为成人意志的单向替代，而应体现为对儿童主体性的支持性引导：家长通过与儿童共同讨论偏好、澄清兴趣来源、协商阅读期待，使儿童在选择中获得“我想读”的内在动机与决策参与感，进而提升其对阅读活动的主人翁意识与持续投入<sup>[7]</sup>。与此同时，家长的专业性支持体现在“尊重兴趣”与“提供判断”之间的平衡：在不以功利目标挤压儿童选择的前提下，家长应承担适龄性把关、主题拓展与资源整合的功能，帮助儿童将即时兴趣逐步转化为更稳定、更具发展性的阅读序列<sup>[7]</sup>。

更重要的是，从循环视角看，选书不应是孤立的一次性决策，而应当被上一轮共读的回应结果持续“反哺”。当家庭能够把儿童在阅读与回应中呈现的兴趣点、困惑点、情绪触发点以及互动质量等信息作为依据时，选书就从经验性、随机性的“挑书”，转向基于反馈的“迭代优化”，使读物匹配度随循环推进而不断提高，从而增强共读闭环的稳定性与成长性<sup>[3]</sup>。由此，选书环节的核心价值不止于“选到一本书”，而在于通过协同决策与反馈驱动，把儿童的阅读兴趣、家长的支持能力与家庭的阅读目标组织成可持续运行的起点机制，为后续“阅读-回应-再选书”的螺旋提升奠

定基础。

### 3.2. 阅读：家长—儿童—文本的互动意义建构过程

在亲子共读的运行链条中，“阅读”是意义生成的核心现场，也是连接选书与回应的关键枢纽。其应然形态并非“家长读、孩子听”的单向输入，而是家长与儿童共同进入文本情境、共同加工意义的互动过程：家长通过讲述、提示、追问与解释等方式提供理解支架，引导儿童在语言、图像与生活经验之间建立联系，并在持续表达与被倾听中逐步形成对文本的个人化理解与态度<sup>[8][7]</sup>。在这一意义上，阅读不仅是文本展开的过程，更是亲子关系在共同注意、共同思考与共同情感体验中的再生成过程，其质量直接决定了后续回应是否有“材料”、闭环是否有“动力”。

高质量的阅读互动首先体现为对话的生成性与开放性。相较于以“读完”为目标的进度导向阅读，更有效的亲子共读往往围绕情节推进、图画细节、人物动机与情绪变化展开追问与讨论，并鼓励儿童用自己的话复述、预测、评价或联想，从而把阅读从信息接收转化为主动建构<sup>[3]</sup>。家长在此过程中不只是“提问题”，更重要的是营造平等对话与共享思考的氛围：允许儿童“说不清”“说错”“不想答”，通过追问与等待把表达空间真正交还给儿童，使其在共读中获得可持续的主体感与认知挑战<sup>[4]</sup>。

同时，阅读环节还具有鲜明的情感性与关系性。亲子共读之所以能成为儿童早期阅读的重要入口，正是因为它往往伴随亲密互动与积极情绪体验。家长对儿童惊讶、害怕、兴奋、同情等情绪反应的接纳与回应，能够维持安全、愉悦的心理氛围，并将情绪体验转化为理解深化的契机，使儿童更愿意继续谈论与继续阅读<sup>[7]</sup>。在此基础上，角色扮演、情境模仿、共同指读与动作表演等方式，既能增强沉浸感与参与度，也能为儿童提供多通道表达的路径，使文本经验更容易内化为个人经验与家庭共同记忆。

此外，亲子阅读需要体现对儿童注意力与理解发展的弹性调节。家庭阅读天然受到时间、状态与儿童发展差异的影响，因此有效的阅读不以“完整覆盖内容”为唯一目标，而更强调根据儿童当下的理解水平与投入程度调整节奏与策略，例如适时停顿、重复关键片段、缩短或分段阅读、围绕儿童最感兴趣之处展开延伸对话等，以保证质量优先于进度、体验优先于任务<sup>[5]</sup>。这种弹性不仅提升当下阅读的愉悦度与有效性，也为读后回应提供更清晰的兴趣线索与问题线索，从而推动循环进入可持续的改进轨道。

### 3.3. 回应：将共读体验外化、沉淀并反哺循环的关键枢纽

在“阅读循环圈”中，“回应”并非阅读之后可有可无的附加环节，而是将阅读经验从个体的即时体验转化为可表达、可交流、可沉淀的信息过程，并通过反馈机制反向影响下一轮选书与阅读

方式，从而使亲子共读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闭环运行能力<sup>[8][3]</sup>。就家庭情境而言，回应主要指家长与儿童围绕所读内容展开的讨论、感受表达、联想反思与创作迁移等活动，它不仅承载着“说出来”的表达功能，更承担着对共读体验的再组织与意义升华功能：儿童在回应中澄理解、辨识情绪、形成态度，家长则在倾听与追问中把握儿童兴趣线索与理解难点，进而为后续共读决策提供依据<sup>[5][6]</sup>。

从内容形态看，亲子共读中的回应往往呈现为情感、理解与创造三种维度的交织展开：一方面，儿童会以“喜欢、害怕、好奇、同情”等情绪性语言进入表达，家长若能以共情和开放追问引导其说明“为什么”，回应便从情绪宣泄走向情感识别与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围绕情节因果、人物动机、图文细节与生活经验的联系，儿童可能通过复述、预测、解释与评价完成更高层次的意义建构，回应因此成为理解深化的关键场域；此外，通过表演、绘画、续编故事、角色扮演等再创造方式，儿童能够把文本经验迁移为行动与作品，获得成就感与掌控感，从而增强再阅读意愿并扩展家庭共读的表达边界<sup>[3][5]</sup>。可见，回应的教育价值并不取决于是否“答对”，而在于是否形成了可持续的表达动机与更深层的理解加工。

更为关键的是，回应之所以能“促成循环”，在于它能够生成可被利用的反馈信息，并在家庭层面沉淀为过程性证据，使共读从“当下发生”走向“可回顾、可再利用”的持续改进<sup>[8][3]</sup>。当回应能够以口头小结、共读手记、音视频片段、绘画与作品留存等方式实现具体化与可记录化时，儿童的兴趣点、困惑点、情感触发点以及互动效果便不再只是转瞬即逝的印象，而可转化为下一轮选书适配、阅读节奏调整与互动策略优化的依据。由此，回应既是对本轮阅读的“总结出口”，也是推动下一轮循环启动与升级的“决策入口”，其质量直接决定亲子共读能否形成稳定、递进且可复盘的家庭阅读生态<sup>[3][6]</sup>。

综上，亲子共读的“选书—阅读—回应”并非依次完成的线性步骤，而是围绕儿童阅读发展目标相互牵引、循环生成的过程系统。其一，选择环节通过亲子协同实现读物与儿童兴趣、经验与发展水平的匹配，为共读提供可持续的动机入口，并在家长“有协助能力”的支持下完成资源筛选与适宜性把关。其二，阅读环节是意义建构的核心现场，强调家长—儿童—文本之间的双向对话与共同体验，阅读质量取决于互动的开放性、情感的支持性与节奏的弹性调节，而非朗读数量或进度完成。其三，回应环节作为闭环枢纽，将阅读体验外化为可交流、可沉淀的反馈信息，通过情感表达、理解深化与创造性迁移等方式实现意义再组织，并把儿童的兴趣点、难点与情感触发点反哺到下一轮选书与互动策略调整中。由此，三环共同构成亲子共读的自我强化机制，任一环节弱化都可能引发循环失灵，而回应能否有效承接并反向驱动下一轮选择与阅读，往往决定亲子共读能否从“发生过”走向“可持续、可优化”。

#### IV. 亲子共读的现实困境：环节断裂与链式失灵机制

尽管“选书—阅读—回应”构成了亲子共读的理想闭环，但从大量家庭实践反馈与相关研究结

论来看，这一循环在现实运行中往往呈现出“可启动、难深入、难持续”的状态，其背后并非单一技巧不足，而是多个环节在家庭情境中发生结构性断裂并相互传导。具体而言，亲子共读的困难主要集中在选书失配、阅读弱互动与回应反馈失灵三处关键节点，并进一步形成连锁效应，导致循环难以自我修复与迭代优化。

#### 4.1. 选书断裂：家长包办、功利导向与资源错位叠加

选书是共读闭环的逻辑起点，也是动机生成的第一道门槛。现实中，不少家庭的选书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成人主导特征：家长倾向以“有用、权威、热门”为标准进行替代性决策，甚至将图书选择与识字、知识输入或学业竞争目标直接绑定，从而忽视儿童真实兴趣与理解水平，造成读物难度、主题与儿童经验结构不匹配，儿童只能被动接受，阅读动机随之下降并可能出现抵触情绪<sup>[7]</sup>。与此同时，部分家长缺乏系统的图书认知与选书策略，容易陷入“盲目跟风购买—随意应付阅读”的循环，使选书难以成为可持续的家庭阅读规划环节<sup>[10]</sup>。在资源薄弱家庭或公共资源可及性不足的情境下，儿童友好型读物供给有限，“将就式选书”进一步放大失配风险，最终使共读从起点处就缺少稳定的兴趣支撑与持续推进的可能<sup>[6]</sup>。

#### 4.2. 阅读断裂：弱互动、“伪对话”与形式化实施

阅读环节本应是亲子围绕文本展开互动意义建构的核心现场，但在不少家庭中却异化为机械朗读或任务化“打卡”。常见表现包括：家长以单向讲述为主，提问方式封闭、预设标准答案，儿童表达空间被压缩，共读过程更像考核而非共同探究<sup>[7]</sup>。此外，“低质量陪伴”亦会削弱阅读现场的情感氛围与共同注意力，例如边读边处理手机信息、以训导式语言纠错或灌输结论等，使儿童难以获得安全、愉悦与被尊重的阅读体验<sup>[3]</sup>。当阅读互动无法提供足够的情感共鸣与认知挑战时，儿童投入度下降，阅读材料难以转化为可讨论、可延展的意义资源，进而直接削弱回应环节发生的深度与可能性。

#### 4.3. 回应断裂：表层化、标准化与“难沉淀”的反馈失灵

相较于选书与阅读，家庭共读最典型、也最具决定性的断裂往往发生在“读完之后”。不少家庭的回应停留在零散聊天或对错评判层面，如简单询问“讲了什么”“喜不喜欢”，缺乏对儿童感受与理解过程的延展性追问，也缺少通过绘画、表演、复述、续编等方式对阅读经验进行再组织与再表达<sup>[8][5]</sup>。回应一旦表层化，儿童主动表达得不到有效承接，便容易出现“回应即终点”的现象：读后经验不被沉淀，家长难以捕捉儿童的兴趣点、困惑点与情绪触发点，下一轮选书与阅读策略只

能依赖惯性与主观判断，循环因此陷入“每次从零开始”的碎片化状态<sup>[3][10]</sup>。从机制角度看，回应断裂实质上意味着反馈回路失灵，亲子共读失去“自我修正”和“自我强化”的关键动力。

#### 4.4. 链式传导与结构性成因：协助能力不足与支持系统缺位

上述三类断裂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通过链式传导共同削弱闭环系统：选书失配降低儿童进入阅读情境的意愿，阅读阶段的弱互动进一步压缩高质量回应发生的空间，而回应的浅表化又使下一轮选书与阅读无法基于真实反馈调整目标与策略，最终形成低投入、低成效、易中断的负向循环。其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家长阅读指导与反思能力参差，难以稳定承担“有协助能力的大人”的支持角色，导致共读更容易滑向经验化、任务化与控制化<sup>[7]</sup>；二是家庭外部支持体系不足，包括优质童书与公共阅读资源的可及性、专业指导渠道、家庭阅读空间与社区活动支持等未能形成稳定供给，使家庭难以将零散共读转化为可持续的阅读生态<sup>[4]</sup>。因此，对现实困境的回应不应停留在技巧层面的零散建议，而应回到闭环机制本身，围绕“如何让反馈可产生、可沉淀、可再利用”来重建循环的内生动力。

## V. 亲子共读的理论重构：从“三环节”到回应机制化的“五环节”

### 5.1. 重构动因与原则：保留三环内核，补足家庭场景的“反馈短板”

钱伯斯“阅读循环圈”以“选书—阅读—回应”为核心，强调三环首尾相贯、循环优化<sup>[8][3][5]</sup>。这一框架对亲子共读仍具基础解释力，但家庭实践中循环常停留在“读完即止”：回应被简化为随口评价、零散问答或鼓励性点赞，缺少可追踪、可复盘、可转化为下一轮行动的反馈通道，致使选书与阅读策略难以基于儿童真实体验迭代调整，从而引发共读碎片化、难持续与难改进等问题<sup>[3][4]</sup>。同时，亲子共读是“双主体协同”的过程，家长既是参与者也是组织者与支持者，其“有协助能力的大人”角色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被看见、训练与优化，而非依赖一次性技巧学习。基于此，本文遵循“传承核心—补足短板”的原则：不改变“选书—阅读—回应”的基本结构，而是在家庭场景中把“回应”作机制化展开，使其具备信息沉淀、复盘诊断与决策前置的功能，从而恢复闭环的反馈效率与可持续性。

### 5.2. 回应机制化：把“回应”从即时表达提升为“证据化—诊断化—决策化”

为破解“回应弱化—反馈失灵—循环难再启动”的瓶颈，本文将回应环节进一步细化为三个递

进子机制“记录—反思—计划”（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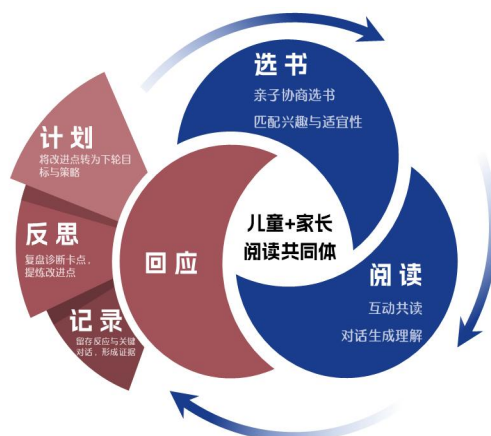


图1 选书—阅读—回应（记录—反思—计划）循环图

首先，“记录”强调把阅读体验外化并留存，包括儿童的兴趣点、困惑点、情绪反应、关键对话片段与家长观察等，可采用共读手记、语音速记、照片、短视频、亲子共绘或作品归档等低门槛方式形成过程性证据链。其目的不在于增加家庭负担，而在于避免共读经验“一次性消费”，为后续改进提供可回看、可比较的依据。其次，“反思”是在记录基础上进行复盘诊断，家长与儿童共同梳理本轮共读的收获与卡点，识别问题更可能源自选书失配、互动方式控制性过强、节奏与情绪支持不足，还是回应形式单一等，并形成可操作的改进结论。最后，“计划”将反思结论转化为下一轮行动方案，把反馈前置到新一轮“选书—阅读”的目标与策略中，例如明确下一阶段选书方向与难度梯度、互动提问与倾听策略、阅读频率与时长安排、回应方式与产出目标等。由此，回应不再止于“说完就算”，而成为驱动下一轮循环升级的中枢机制<sup>[3][5]</sup>。

### 5.3. “五环循环圈”模型：结构、运行逻辑与动态回跳

基于回应机制化的理论重构，本文提出“亲子共读五环循环圈”，由“选书—阅读—记录—反思—计划”五环首尾衔接、闭环运行，形成可持续的反馈机制并推动家庭共读动态优化（见图2）。其中，“选择”“阅读”承接阅读循环圈理论中经典的“选书—阅读—回应”核心结构；“记录—反思—计划”是对“回应”的机制化展开，使即时回应与延展回应证据沉淀、复盘诊断与行动转化上形成稳定通道。该模型的关键不在于增加步骤，而在于以过程证据为纽带，将“本轮共读经验”转化为“下一轮共读决策依据”，从而支持迭代改进。



图2 亲子共读五环循环圈

模型运行允许跨环节“动态回跳”：当反思指向读物难度、主题或兴趣不匹配，可回跳至“选择”调整标准与书目；当反思显示互动方式控制性过强、提问层级单一或情绪支持不足，可回跳至“阅读”修正倾听、等待与共情等互动策略。通过非线性闭环，模型更能适配家庭时间碎片化、家长能力差异与儿童发展变化等情境。另，各环节要点及产出见下表1：

表1 亲子共读五环循环圈的环节要点与产出

环节	环节要点（做什么）	主要产出（留下什么）
选书	亲子协同选书：兼顾儿童兴趣、经验与发展适宜性；家长提供资源拓展与适配判断，避免“包办/盲选/功利化”。	共读书目清单/候选书单；选书依据（兴趣点、难度、主题）；本轮共读目标（想获得什么体验/能力）
阅读	对话式共读：开放提问、追问、倾听与共情；按儿童理解与情绪弹性调整节奏，避免单向朗读与“伪对话”。	关键对话片段（原话/要点）；儿童即时反应（兴趣、困惑、情绪）；阅读过程简记（时长、完成度）
记录	将体验“证据化”：把阅读中的反应与互动外化并留存（手记、语音速记、照片/视频、作品归档），形成可追溯证据链。	共读记录单/共读手记；证据材料包（语音/照片/作品）；问题清单（卡点与亮点）
反思	基于记录“诊断化”：复盘收获和卡点，判断问题更可能来自选书失配、互动方式、节奏情绪支持不足或回应单一等。	反思要点（优势/不足）；原因判断（问题归因）；可操作改进点（下一次要改的1-3条）
计划	将结论“决策化/前置化”：把改进点转成下一轮可执行方案（选书方向与难度梯度、互动策略、频率时长、回应产出目标）。	下一轮共读计划（目标、书目方向、策略、安排）；执行与评估点（看什么算更好）；工具模板（提问卡/记录模板等）

#### 5.4. 理论贡献与现实优势：从“技巧建议”走向“过程治理”

相较于偏重单次技巧或单环节操作的亲子阅读指导路径，回应机制化的理论价值在于把原本偶发、零散的反馈活动结构化为“信息流—诊断链—决策链”，从而提升家庭共读的过程治理能力：一是增强系统性，使共读具备可追溯、可复盘与可改进的机制基础；二是提升双主体参与度，儿童在记录与反思中获得更充分的表达与共创机会，家长在计划制定中获得明确的行动指引；三是强化

反馈驱动，减少“每次从零开始”的经验消耗，使循环更易稳定运行并持续升级；四是具备一定广谱适应性，可为不同资源水平与不同阅读频率家庭提供低门槛的改进框架。其有效运行的条件在于：家庭内部形成基本的共同参与与最低限度记录习惯，并借助便捷工具降低成本；家庭外部（幼儿园、社区、公共图书馆等）提供资源、示范与指导支持，以降低“计划→选书→实施”的执行门槛并增强持续性<sup>[4]</sup>。

## 5.5. “五环循环圈”的可检验命题与研究假设

为增强“五环循环圈”模型的可证伪性与研究可操作性，本文提出如下可检验命题：其一，亲子共读循环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并不在于阅读次数或时长等“量”的累积，而在于“回应”是否实现机制化，即能否通过“记录—反思—计划”形成可被带入下一轮选书与阅读决策的反馈回路。其二，家庭在记录与反思层面的质量越高，下一轮选书的适配度越高，具体体现为对儿童兴趣、难度水平与可互动性的匹配更为精准，并进一步促进儿童阅读投入与亲子互动质量提升。其三，家长“有协助能力的大人”角色的稳定生成，更依赖于“记录—反思—计划”所提供的持续自我训练与迭代优化机制，而非一次性技巧学习或短期经验积累。其四，面对选书断裂、阅读断裂与回应断裂等现实困境，回应机制化对“回应断裂”的修复作用最为直接，并可通过提升反馈质量间接缓解选书与阅读环节的失配。其五，当幼儿园、图书馆或社区能够提供资源供给与专业指导支持时，家庭执行“计划→选书→实施”的成本将显著下降，五环闭环更易形成并保持，从而提升共读的持续性与可优化性。

## VI. 结语

本文以钱伯斯“阅读循环圈”理论为分析工具，围绕亲子共读“选书—阅读—回应”的应然结构，揭示其作为过程系统的闭环逻辑：选书提供动机入口与适配基础，阅读通过家长—儿童—文本的互动共建生成意义，回应则将体验外化为反馈信息并反哺下一轮选择与互动策略，从而推动共读的持续发展。基于这一过程视角，本文进一步指出家庭真实情境中亲子共读普遍存在“易发生、难持续、难改进”的问题，并将其机制性根源归纳为三类结构性断裂：选择断裂（家长包办、功利导向与资源错位导致读物失配）、阅读断裂（弱互动与“伪对话”使共读形式化）、回应断裂（读后反馈表层化、难沉淀，致使循环难再启动）。三类断裂相互传导，叠加家长协助能力参差与外部支持系统缺位，使得共读难以形成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

针对传统三环模型在家庭场景中“反馈难沉淀、经验难复盘、优化难前置”的适配缺口，本文提出以“回应机制化”为核心的理论重构路径，将回应由即时交流扩展为“记录—反思—计划”的

连续链条,进而构建“选书—阅读—记录—反思—计划”的亲子共读五环循环圈模型。该模型强调以过程证据化支撑诊断与决策,把每次共读转化为下一轮共读的依据,使共读从“自然发生”走向“可迭代优化”;同时通过非线性回跳机制增强对家庭时间、资源与儿童发展差异的动态适应。围绕五环模型,本文提出若干可检验命题,为后续开展问卷测量、共读观察编码、日志文本分析与行动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研究入口。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基于文献研究与逻辑分析完成模型建构,尚缺乏多样家庭样本的过程追踪与效果验证;同时,五环各环节的关键指标、工具模板与最低实施剂量仍有待进一步细化。未来研究可在不同年龄段、不同家庭结构与不同资源背景下开展纵向或准实验研究,检验“记录—反思—计划”对选书适配、互动质量与持续性的作用路径,并比较纸本共读、数字共读与远程共读等形态下模型的边界条件;实践层面,可进一步探索幼儿园、图书馆与社区如何以清单、记录工具、反思模板与示范课程等方式降低家庭执行成本,推动家庭—机构协同的亲子共读支持体系建设,从而促进亲子共读的常态化与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 艾登·钱伯斯. (2016). 打造儿童阅读环境. 许慧贞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 赵晖. (2023). 推动钱伯斯阅读循环圈的力谈《书之蜜语:关于文学和儿童的偶谈》. 阅读与成才, (03), 142-143.
- [3] 刘丽丽. (2021). 基于阅读循环圈理论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 出版广角, (08), 68-70. <https://doi.org/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8.019>.
- [4] 左宏蕊. (2025). 阅读循环圈视角下5-6岁幼儿亲子阅读现状及指导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 <https://doi.org/10.27312/d.cnki.gshsu.2025.000224>.
- [5] 宋卫. “阅读循环圈”理论框架下儿童阅读活动运行模式研究——基于“我最喜爱的童书”活动实证分析[J]. 图书馆, 2025, (10): 67-73.
- [6] 郭历元. (2025). 公益项目助力构建乡村特色儿童阅读循环圈——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阅读推广实践. 现代阅读, (24), 4-8.
- [7] 申艺苑&袁曦临. (2023). 儿童阅读循环圈的相关者及公共图书馆角色思考——基于中美儿童与家庭阅读调查报告的分析. 图书馆学研究, (01), 61-73. <https://doi.org/10.15941/j.cnki.issn1001-0424.2023.01.005>.
- [8] 蔡楚舒. (2006). 儿童阅读循环圈视野中的阅读指导工作. 图书馆, (04), 101-103.
- [9] 谢海燕. (2019). 教师,应真正成为儿童的阅读导师. 语文教学与研究, (04), 148-149.
- [10] 耿寒冰, 马捷&赵天缘. (2020). “阅读循环圈”理论框架下的弱势群体阅读服务模式与策略——以吉林省青少年孤儿为例. 图书情报工作, 64(04), 24-33. <https://doi.org/10.13266/j.issn.0252-3116.2020.04.003>.

## The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s, and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An Analysis Based on Chambers’ Reading Circle

Fang Zhang (School of Education, Wuhan Wenli University)

**Abstract:**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in everyday family life is often easy to start but difficult to sustain and improve. Drawing on Aidan Chambers’ Reading Circle, this paper us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onceptual modeling approach—combining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ith logical argumentation—to clarify the normative closed loop of “selection–reading–response” in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an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can function. The analysis identifies three recurrent structural breakdowns in family practice—breakdowns in selection, reading, and response—and links them to the formation of parents’ role as a “capable assisting adult” and to the lack of external support systems.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lassical three-stage model in family settings, where feedback is hard to accumulate, experience difficult to review, and improvement challenging to plan ahead, the paper proposes a response-systematized five-stage Reading Circle. The original “selection–reading–response” loop is expanded into “selection–reading–recording–reflection–planning,” thereby turning response from momentary talk into a process-based feedback mechanism that can be retained, diagnostically interpreted, and used for decision-making. Finally, the paper advances a set of propositions for future empirical or action research, and offers a structured basis for family reading guidance and parent-support program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ettings.

**Keywords:**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Reading Circle; Five-stage Reading Circle; Response systematization; Family reading guidance

Copyright ©2026 by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open accessed under the CC-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